

中国古代音乐经典丛书

元曲

古乐谱百首

◎ 刘崇德 译谱



河北大学出版社

元

曲

古乐谱百首

刘崇德 ◆ 译谱

◆ 河北大学出版社



策 划:习 毅
责任编辑:习 毅
封面设计:张志伟
责任印制:李晓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曲古乐谱百首/刘崇德译谱.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5

ISBN 7-81028-699-4

I. 元… II. 刘… III. 元曲—乐谱—研究 IV. I207.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8565 号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合作路 88 号)

印制: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印张:9.5

版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字数:230 千字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规格:1/16(787mm×1092mm)

印数:0001~5000 册

印次:2001 年 5 月第 1 次

定价(含 CD 光盘):29.00 元

序

摆在我面前的《中国古代音乐经典丛书》(共三分册)的校样,是词曲学家刘崇德教授继译谱出版《九宫大成》、《碎金词谱》两部古代乐谱的煌煌巨著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这部古代诗词音乐经典是选译乐府歌诗、唐宋词、元曲乐谱各百首荟萃而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我国古代的乐府歌诗、唐宋词、元曲,都与音乐有密切的关系,均是可以入乐之作,其中许多为历来雅俗共赏之名篇佳什。乐府原是秦、汉时代掌管音乐的官署,专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和歌辞;至六朝,还明确地把“乐府”和“古诗”相对并举;后世更将其引申为包括词曲、戏曲在内的音乐文学。唐宋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百花苑中的奇葩,不仅同音乐关系甚紧密,也是对诗体的一个突破和发展。当时,“词”的全称是“曲子词”。所谓“曲”者,乃燕乐之曲调也;“词”者,系与音乐曲调相谐和的唱词也。曲子词的特点是音律和谐,语言流畅,感情真挚,风格婉美。元曲,是我国古代诗歌最后的一种诗体,包括散曲和杂剧两部分。其中散曲又分为小令和套数两种主要形式,每首小令为一支曲子;套数,也叫套曲,是由同一宫调联缀而成的一套曲子。元杂剧则是由套曲曲文加上人物的独白对话组成,每折戏可以包括几支乃至几十支曲牌。历代这些珍贵的遗产,诚如近代学者王国维(1877~1927)在他的《宋元戏曲考·序》中所说:“凡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我们由此也可以说,古代乐府歌诗、唐宋词、元曲,当时既是以文学作品出现,也是作为一代之音乐作品流行于世。

这些作品在历代的乐谱文献中,如《敦煌琵琶谱》、《琴适》、《梅庵琴谱》、《和文注音琴谱》、《白石道人歌曲》、《九宫大成》、《纳书楹曲谱》、《曲谱大成》、《魏氏乐谱》、《东皋琴谱》等,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记载。唐宋以来的这些乐谱文献主要是采用文字谱、减字谱、俗字谱、律吕字谱、宫商字谱、工尺(che)谱等记谱法记写。这些谱式对当时读者来说,或许是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但由于上述记谱法多是通过对音高、节奏的大致提示,甚或不记录节奏,而靠口传心授的辅助和备忘得到传播。像减字谱记录的琴曲及琴歌,由于琴谱并不直接记写乐音,只记明弦位和指法,节奏有较大的伸缩性,在演奏或演唱时,还需由奏者或唱者揣摩曲情,进行“打谱”的再创造。所以,这种减字谱对今人来说,有如读“天书”一般的困难。

明清以来使用广泛的记谱法是工尺谱。与此前流传的减字谱、俗字谱、管色应指字谱、管色指法谱等比较起来,工尺谱无疑是记谱法的发展和进步。其优长之处是调名、音高是明

确的,但板眼(节拍)的标示有时则比较模糊,一般读者仍不易识别。成书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纳书楹曲谱》的凡例写道:“板眼中另有小眼,远为初学者而设在,善歌者自能生巧,若细细著明转觉束缚。”这说明,工尺谱即使记录不详对于“善歌者”(即有经验的歌者)也是容易掌握的,而对那些不善于歌唱的人来说,则会感到困惑。

简谱和五线谱于近代相继传入中国后,对音乐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如果说,我国古代的传统谱式属于不甚精确的记谱法的话,那么,简谱和五线谱则是比较精确的记谱法。之所以说是“比较精确”,是因为任何记谱法作为音乐的载体,都存在一定的优点和不足之处,而只有音响才是音乐的本身。比如,简谱和五线谱对音高及节奏的记写已趋于“精确”,然而要准确地记写出力度变化和音色及风格,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要记写出声乐作品唱词的声调及特有音乐风格,任何记谱法都会显得无能为力。由于一百多年来,在我国普遍采用由外传入的简谱及五线谱后,许多人(包括职业音乐家)对我国古代的各种谱式就越来越陌生了,甚至形同读“天书”一样的不理解。

为了使我国古代音乐文献在现代继续得以传播,刘崇德教授不辞辛劳,将乐府歌诗、唐宋词、元曲中具有“音乐经典”性的作品,从诸多的乐谱文献中选译成现今广为流传的简谱和五线谱对照的谱式,必能再现古代诗词音乐精品之风采。

读了刘崇德教授译谱的《中国古代音乐经典丛书》后,使我感慨不已的是,在我国源远流长的音乐长河中,本来流淌着许多有声有色的珍珠般的水滴,然而长久以来,还未有系统地展现于世。尤其是我国音乐史学者们撰著的多部音乐史中,未能充分运用这些古代乐谱文献,或只是提及传统乐谱篇目,或较少引用乐谱作为音乐发展史的佐证,难怪有人称之为“哑巴音乐史”。这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古代乐谱文献的忽视。而刘崇德教授作为文学家、词曲学家,却以“寒暑不计,宠辱皆忘”的精神,将多年之积累和研究成果编著成书,令人钦佩不已。应该说,这部著作既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可歌可唱的古音乐作品,也为音乐史增添了诸多弥足珍贵的实例。

据悉,刘崇德教授和河北大学出版社正筹划将此著作中的一些曲目请歌唱家演唱录制成CD光盘。体现这些诗词音乐本身的光盘,不仅为现代音乐舞台添光增彩,而且也能为改变“哑巴音乐史”的状况起到一定的作用。

让源远流长的音乐历史长河在现代音乐生活的河段中奔流不息。

冯光钰

2000年9月于北京梦远堂

前言

《碎金词谱今译》出版后,其责任编辑习毅先生提出,如此《碎金词谱》者,仅为保留在南北曲中之词乐谱,读者既难从中得见古代词乐之原貌,也不能体现出古代诗词音乐的发展演变概况。当另作一编,荟萃古代诗词音乐之经典。因佳其言,更应其约,于是爬梳古籍旧谱,定拍五线谱并简谱,寒暑不计,宠辱皆忘,积半载之功,选译得乐府歌诗、唐宋词、元曲古乐谱各百首余,结为一集。

从艺术起源讲,诗、歌本为一体,或者说诗歌与乐舞本为一体。《尚书·尧典》所谓:“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所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悦)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也;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即古人对此之阐发。《诗经》三百篇皆可弦歌。其中不仅“颂”为歌舞曲,即“风”、“雅”中亦不乏舞乐。《左传》中所记吴公子季札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57)观周乐,实际上就是观赏的《诗经》乐舞。《楚辞》源于楚地原始歌舞,汉魏乐府也是当时的乐舞,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总称当时乐府诗为歌诗。尔后文人仿作渐兴,或四言,或五、七言,或杂言,但不披之声乐,徒以乐府歌诗命题而已。又自南朝齐永明体至唐初律体,另成讲求音韵格律以适于吟诵之一体,即以谓律诗、绝句为主体的格律诗,其吟诵声调至今在海内以至日、韩等国皆有流传。至于其中或五言、或七言播之声乐者,则又被称之隋唐以来近代乐府,亦称声诗。汉魏乐府如前所云,本诗乐一体,其乐初有清、平、瑟与侧、楚五调,或为军中鼓吹,或为郊庙礼乐、房中宴乐,民间所唱统称相和歌。东晋以来,北方五胡交替,战乱不已。然其时佛教方炽,文化则东西南北相互交融,其时流行的以吴声、西曲、江南弄为基调的清商乐,又曾转徙北国,至隋唐一统之时,其所遗留已是胡汉一体之乐舞了。隋唐所用九部乐、十部乐中燕乐、法曲,加之清商、胡部诸乐,已是在旧的乐府上另起炉灶,已成为融合胡、汉与佛、道乐舞于一体的生机勃勃的新的乐舞歌诗形式。人们统称其为“燕乐”。作为诗乐一体,或称“曲子”、或称“曲子辞”。此即流播后世一千余年的“词曲”。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一中曾说:

古人初不定声律,因所感发为歌,声律从之。唐虞禅代以来是也。余波至西汉未始绝。西汉时,今之所谓古乐府渐兴。晋魏为盛。隋氏取汉以来乐器、歌章、古调并入清商。余波至李唐始绝。唐中叶虽有古乐府,而播在声律则甚少矣。士大夫作者,不过以

诗之一体自名耳。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诗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

曲子,在唐宋者以歌舞为主体,音乐上据燕乐二十八宫调体系,歌词所依语音格律则是有平上去入四声的唐代诗韵。后世统称此体为词,即曲子辞(词)。其作品单位即为词牌。元以来曲子衍为以戏曲为主体,或为杂剧,或为戏文、传奇。音乐上虽沿袭燕乐宫调体系,但渐趋精简淡化,而成为组织套曲之程式。其歌词依音韵格律则以没有入声字的中原音韵为主。以戏文、传奇为代表的南曲,虽大体依据宋代词牌格律,并保留了入声字,但音乐上亦多用新声、民间曲调,已与宋词音乐渐离渐远。此体即改称为“曲”,其作品单位为曲牌,同宫调曲牌组成套曲亦为唐宋词大曲之发展。曲之音乐又有南北曲之分,体制上又有戏曲、散曲之别。词继乐府歌诗之后,故称“诗余”,曲为词之流变,称“词余”最为确切。

词牌、曲牌,在音乐上也统称其为“牌子”,宫调、牌子,这是燕乐的基础。词曲音乐即燕乐。流传至今之昆曲、梨园戏与民间音乐等,即古之南北曲,亦即活着的燕乐。即使今日盛行为板腔体之京剧、地方戏中亦保留了不少昆曲曲目与曲牌,故燕乐几经数变,其物种犹存活于人间,并非仅存于记载中之化石残片而已。

故而古代诗歌音乐现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古代乐谱原物的发现,如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唐代琵琶乐谱、保存于日本的唐五弦乐谱等乐谱实物。这些乐谱也常被人们视为音乐史上的化石,其解读译谱有一定的障碍,难于复原演唱。另一种为口口相传,如南北曲及保留于其中的唐宋古乐,自元明清至今,一直于世间演唱不辍。其所用工尺谱,与近年来流行之简谱基本对应,精通者尚存,如明、清初以来诸乐谱《南词定律》、《九宫大成》者,拿来即可演唱,这是活着的音乐。还有一种如南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原有宋嘉泰二年(1202)刊本,久佚不传。清乾隆初发现元代抄本,中有十七首词旁缀有宋代半字谱,遂经传抄刊刻,原抄随之消失。故此谱需详加校勘出乐谱原貌,方能准确译谱演唱。

在流传至今的古代乐谱中,一种为律吕谱,是用十二律吕表示音阶谱,如《诗经》乐谱;一种为文字谱或半字谱,如琴谱、唐代琵琶谱、宋代燕乐谱。这些乐谱皆为固定唱名;另一种为明代以来所用工尺谱,无论为横式、直式、蓑衣式、格子式等,皆属首调唱名谱。本书所选择的几种古代乐谱与典籍,即不出以上范围。第一种为敦煌琵琶谱与五弦琵琶谱。前者是近代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唐代琵琶谱,属指位半字谱。共用二十字,乐谱计二十五首,有日人林谦三与我国叶栋、席臻贯诸一代学人的解读与译谱。后者为藏于日本阳明文库的唐代五弦琵琶乐谱,谱字比前者多五个,存乐曲二十八首。此种亦有林谦三、叶栋的解译。第二种为保留在南宋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中赵彦肃所传《开元风雅十二诗谱》,此谱为律吕谱,一字一声。此次译谱是据元代熊朋来《瑟谱》传本。除将此十二首所谓《诗经旧谱》全部译出外,又从熊朋来所作《诗经新谱》中选译了三首。应该指出的是,此开元诗谱前人已疑其为唐人拟作,并非先秦遗声,且每首诗乐定调已受唐宋词乐宫调的影响。第三种为《白石道人歌曲》,宋代姜夔著。书中有十七首歌曲标有宋代半字谱,另有琴曲一首标有减字谱,越九歌十首标有律吕谱。十七首歌曲中有当时流行的词乐如《杏花天影》(即《杏花天》)、《鬲溪梅令》。有译写的唐代乐谱如《醉吟商小品》、《霓裳中序第一》。有其友人范成大所谱乐曲如《玉梅令》。其余大部分则为姜夔自己谱曲填词。这是研究宋代词乐最为珍贵的资料。此书有乾隆八年(1743)陆钟辉刻本与乾隆十四年(1749)张奕枢刻本。当代夏承焘、杨荫浏、丘琼荪三

家对《白石道人歌曲》的译谱即据此二本。此次又将其十七首歌曲译出,而所据为1987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影印的鲍廷博手校张奕枢本。此本为最近发现。鲍氏所校,许多处注明其所据本为“底本”,即张刻本之“底本”。虽此“底本”已无可查考,但据此不仅解决了一些乐谱字划的真伪,有些重要问题,如《角招》一曲,张本、陆本谱字皆缺一字,前人或疑歌词有衍字,或难作定夺。而此本鲍校则注明:

“柳、自”二字旁谱底本共作厶。

原来因“柳自”二字旁谱都是“厶”,而传抄者误夺一字。二百年来之疑点遂得冰消雪融。又如《凄凉犯》一曲,鲍校本在下阙“裙”字旁谱处用朱笔标出一“归”字,并出校语:

“乡”下,“人”上,底本朱笔侧注一“归”字,未解。

此一朱笔“归”字鲍氏虽然“未解”,然此正标出此曲何处入犯,何处归本调的位置,姜谱此一公案遂得断定。诸如此类,恕难枚举。另外,近年来人们对于唐代琵琶谱的研究成果,对深入研究《白石道人歌曲》亦大有帮助。第四种为《魏氏乐谱》,此为明末魏皓避乱日本所携往明代乐谱。今海内所传为1924年张海若抄本。其所据为罗振玉得自日本者。此本共收曲50首,加上底页所抄李白《乌栖曲》,共计51首。此为节选本,足本现在日本。此谱为工尺谱,节拍以行格表示。五十曲中一首为《诗经·关雎》谱,其余自汉魏乐府至唐宋词皆所包括。这些乐谱可能出自明代宫掖。此51首乐谱已全部译出,分置于前二册中。第五种为《曲谱大成》。此为清初所编,工尺谱,未有刊本,今存抄本皆非完本,且大多曲词缺旁谱。然乾隆初周祥钰等编撰《九宫大成》时,尚得见其全书,并将不少乐谱收入《九宫大成》。此次已将今存《曲谱大成》中词乐谱三十余首全部选译,南北曲谱则略选一二。第六种为《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俗称《九宫大成》。乾隆十一年(1746)由内府刊刻。工尺谱,82卷,共收南北曲4700余首,200余套,为南北曲乐谱之集大成者。本书作者已将其中工尺谱全部译为今谱,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其中亦有词牌乐谱170余首,即《自怡轩词谱》、《碎金词谱》所收者。《碎金词谱》今译本已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在2000年初出版。《碎金词谱》初刻于道光24年,再刻于道光28年,后者又增入词乐谱600余首,由当时乐工陈应祥等拍定,可能参考了《曲谱大成》、《随园谱》等。第七种为琴曲谱。琴乐本为汉魏六朝乐府重要组成部分。现传琴曲中有一部分是为古代诗词配乐者,另有琴歌,为边奏边唱之琴曲。本书从中酌取数首译出,以使读者得见古代诗词音乐全貌。囿于篇幅,如《胡笳十八拍》等未能选入,然此谱亦为常见易得者。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由中国艺术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合编的《琴曲集成》为古代琴谱之荟萃,研究古代琴乐之宝库,本书所用琴谱皆据此本。

这种情况也就使得有些乐谱资料如《魏氏乐谱》仅五十首,只好全部选入,有些乐谱资料如《九宫大成》,只能从词山曲海中披拣。前者难免杂有泥沙,只好另再选配歌词,尚可补救,后者则难免取憾于遗珠。

近来,本书作者常以几年来“被五线谱所累”。盖由当前五线谱在我国尚未普及,且其排版水平远未如简谱排版成熟。自出版《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校译》以来,其后《碎金词谱

今译》、《元杂剧乐谱研究与辑译》皆排五线谱,自此几乎每日都在校版,以至读书、教学一塌糊涂。然出版后讹误随处可见,而更主要的是失去了许多对五线谱不熟的读者,而阻断了这方面的交流,其中主要是文学界与戏剧界的朋友,以及基层的朋友们。所以,此次出版决心采用五线谱、简谱对照,并请天津音乐学院专家王春生先生一人专任全部排版工作。为适应初学,每册附有 CD 光盘,选取十余首歌曲由乐队歌手演唱。

此书之策划为习毅先生,光盘选曲配器为孙光钧先生,演唱为河北省歌舞剧院。本书译谱则全部出自作者一人之手,水平有限,又非通家,错讹在所难免,敬祈读者不吝指教。

刘崇德

2000 年 7 月 29 日

凡 例

一、除第一册《清明》注明为民歌，第二册《满江红》、第三册《道情》注明传谱者外，其余皆为本书作者译谱，兹不再注明。

二、第一册乐府部分所收为给汉魏六朝至唐代乐府诗歌乐的歌曲，声诗则为给四言之《诗经》、五七言唐宋诗配乐歌曲及戏曲插曲。第二册为唐宋词牌音乐。第三册为元曲音乐，除音乐上分南北外，又有戏曲与散曲、套曲与小令之分。故分类较细。《董解元诸宫调西厢记》本为金代作品，因其与南北曲之渊源关系，而又不能选入唐宋词部分，故附于此册。

三、本书选择作品基本上为原词原曲。个别作品采用其谱改配他词者，或以旧谱重新编者，除在标题处注明外，按语中亦略作交待。

四、元曲乐谱中凡套曲在标题中注明宫调，如《双调新水令》等，只曲则在标题中只标牌名，如《一半儿》等，其宫调在按语中注明。

五、本套书编排时，在每一曲后有一按语，仅在帮助读者了解乐曲沿革，宫调变迁及编译依据，一般不作艺术赏析。

六、琴曲译谱兼有定拍，故此标为“按谱”，实即译谱。

七、唐代琵琶谱、五弦谱、琴谱及个别散板词曲，为方便演唱，此次皆按作齐拍，如 $\frac{2}{4}$ 拍、 $\frac{4}{4}$ 拍，个别流水板、摇板者亦标为 $\frac{2}{4}$ 拍。谨此注明。

八、书中杜牧《清明》、岳飞《满江红》、郑板桥《道情》三首并非古谱，所以破格选入，并非仅为本书作者所偏好，主要是因其久播人口，影响深远，弃之可惜之故。

目 录

金元诸宫调

洞仙歌(《董解元西厢记》)·····	(1)
叠字三台(《董解元西厢记》)·····	(3)
平调倾杯序(元·王伯成《天宝遗事》)·····	(5)
么篇·····	(6)
么篇·····	(7)
么篇·····	(8)

南戏

五方鬼(元·无名氏《梅岭记》)·····	(10)
胡女怨(元·无名氏《梅岭记》)·····	(11)

杂剧

一半儿(元·关汉卿《窦娥冤》)·····	(12)
双调新水令(元·关汉卿《单刀会·刀会》折)·····	(13)
驻马听·····	(14)
胡十八·····	(16)
沽美酒·····	(17)
太平令·····	(19)
沉醉东风·····	(20)
庆东原·····	(22)
雁儿落·····	(22)
得胜令·····	(23)
搅筝琶·····	(24)
煞尾·····	(26)
端正好(一)(元·王实甫《西厢记·送行》折)·····	(27)

端正好(二)(元·王实甫《西厢记·送行》折)·····	(28)
端正好(三)(元·王实甫《西厢记·送行》折)·····	(29)
仙吕点绛唇(元·尚仲贤《气英布》)·····	(30)
双调五供养(元·李直夫《虎头牌》第二折)·····	(31)
落梅风·····	(32)
阿纳忽·····	(33)
慢金盏·····	(34)
石竹子·····	(35)
大拜门·····	(36)
山石榴·····	(37)
醉娘子·····	(37)
相公爱·····	(38)
小拜门·····	(39)
也不罗·····	(40)
小喜人心·····	(40)
醉娘子·····	(41)
月儿弯·····	(42)
风流体·····	(43)
忽都白·····	(44)
唐古歹·····	(46)
离亭宴煞·····	(46)
汉江秋(元·康进之《李逵负荆》)·····	(49)
上京马(元·康进之《李逵负荆》)·····	(49)
转调货郎儿(元·金仁杰《追韩信》)·····	(50)
正宫端正好(元·杨景贤《西游记》借扇折)·····	(52)
滚绣球·····	(52)
倘秀才·····	(54)
滚绣球·····	(54)
叨叨令·····	(56)
白鹤子·····	(58)
快活三·····	(58)
鲍老儿·····	(60)
古鲍老·····	(61)
柳青娘·····	(62)
道和·····	(64)
煞尾·····	(68)
转调货郎儿 五转(元·无名氏《货郎担·女弹》折)·····	(69)
六转·····	(71)

散曲

双调新水令(元·关汉卿《忆离别》)	(74)
庆东原	(74)
早乡词	(76)
挂玉钩	(77)
石竹子	(78)
驸马还朝	(78)
胡十八	(79)
风流体	(80)
忽都白	(81)
唐古歹	(82)
鸳鸯煞	(82)
南吕一枝花(元·高文秀《惜花春起早》)	(84)
梁州第七	(86)
尾声	(90)
节节高(元·卢挚)	(92)
天净沙(元·马致远)	(93)
天净沙(元·吴西逸)	(94)
石竹子(元·马致远)	(95)
百字知秋令(元·王和卿)	(96)
快活年(元·盍西村)	(98)
喜迁莺(元·侯克中)	(99)
菩萨蛮(元·侯克中)	(100)
双鸳鸯(元·无名氏)	(100)
采茶歌(元·贯云石)	(101)
又一体	(101)
山坡羊〈潼关怀古〉(元·张养浩)	(102)
黑漆弩(元·白贲)	(103)
又一体	(103)
踏莎行(元·睢景臣)	(104)
脱布衫带过小梁州(元·张鸣善)	(105)
幺篇	(106)
调笑令(元·宋方壶)	(107)
又一体(元·无名氏)	(107)
小桃红(元·张可久)	(109)
醉太平(元·张可久)	(110)
凭栏人〈江夜〉(元·张可久)	(111)
凭栏人(元·邵亨贞)	(112)

叨叨令(元·曾瑞)	(113)
醉高歌(元·顾德润)	(114)
山丹花(元·无名氏)	(115)
归来乐(元·无名氏)	(116)
二段	(117)
三段	(119)
四段	(120)
五段	(122)
对玉环(元·无名氏)	(124)
河西六娘子(无名氏)	(125)
十二月(元·无名氏)	(126)
快活三(元·无名氏)	(127)
又一体	(127)
四换头(元·无名氏)	(128)
又一体	(128)
河西水仙子(无名氏)	(130)
懒画眉(无名氏)	(131)
胜葫芦(无名氏)	(132)
醉娘子(无名氏)	(133)
滴滴金(无名氏)	(134)

附录

道情(清·郑板桥)	(135)
《元曲古乐谱百首》CD 光盘曲目	(137)

[金元诸宫调]

洞仙歌

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
《曲谱大成》正宫过曲

1=D $\frac{4}{4}$ 5 5 5 - | 6 5 3 - | 6̣. 1 6̣ 1 | 2 1 6̣ 3 5 6̣ 5 |
当初遭 难， 与俺成亲事。 及至

3̣. 5 6̣ 5 3 - | i 6̣ - 5 | 6̣ 5 3 1 6̣ 1 | 5 3 2 1 |
如今放二 四。 把如合下

1 6̣ 1 1 2 1 | 6̣ - 6̣ 1 | 1 3 2 6̣ 1 6̣ 1 | 1 6̣ 1 3 | 2 1 6̣ ||
休许咱 家，你 恁地，我离了他家门便是。

[换头]
5 3 5 - | 6̣ 5 3 - | 1 6̣ 1 2 1 | 6̣ 5 2 3 3 |
不如归去， 却往京 师。见你姐姐

5̣. 6̣ 5̣ 3 2 3 | 1 - 6̣ 1 | 6̣ 1 6̣ 6̣ 1 | 1 2 1 6̣ 2 |
夫人俱传 示。 你咱说 谎，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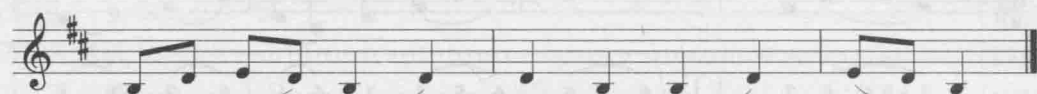
3 5 6 5 | 3 - 3 5 | 1 6 5 6 1 1 6 | 6 1 1 - |

著 甚 痴 心， 没 去 就 白 甚 只 管 久 淹 萧



2 1 6 6 5 | 5 6 5 - | 3 - 5 6 5 | 3 - 6 1 6 |

寺。 道 得 一 声 好 将 息。 早 收 拾



6 1 2 1 6 1 | 1 6 6 1 | 2 1 6 ||

琴 囊， 打 叠 文 字。

此为金时诸宫调所用曲牌，犹保持词牌分上下阙体例。诸宫调音乐，元明之际又派入南北曲中，此曲即为南曲。又，《洞仙歌》在董西厢中本为大石调，入南曲后即为正宫调，由商调式转入宫调式。今所见《南词定律》《曲谱大成》及《九宫大成》中此词牌谱皆标为正宫，其金元古谱已不复存在，其演变过程已不得而知。

叠字三台

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

《九宫大成》卷二十七

1 = E $\frac{2}{4}$

簪 虽 小, 是 美 玉,

玉 取 其 洁 白 纯 素。 微 累

纤 瑕 不 能 污, 浑 如 俺 为 汝,

俺 为 汝。 心 坚 固。 你 曾

惜 俺 如 珍, 今 日 看 如 粪 土。